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三十三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録監生臣孫鶴年

硃批諭旨卷三十三

硃批朱綱奏摺

雍正二年七月十三日護理湖南巡撫印務布政

使臣朱綱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一介庸愚毫無知識於雍正元年五月二十

一日由河南按察使陞補内黍奉

特旨湖北布政使員缺著河南按察使朱綱補授欽此

臣恭聞

特簡感激悚惶圖報之私粉骨難酬及至湖北藩司任

內甫及三月又蒙

恩調湖南一歲之間兩邀

簡擢兼免臣罰俸之案

聖恩高厚微臣頂戴難名雖潔已訓屬竭盡駑駘何能

仰報萬一茲值撫臣離任回京臣循例護理印務

謹繕摺恭嗚謝悃又臣於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內

於趙北口地方恭迎

聖駕曾蒙

聖祖仁皇帝賜御書大字一幅係五言絶句一首外又

硃筆另書朱綱二字於東

御書紙箍之上係小字楷書筆畫秀勁非常彼時

內臣云

賜大人們的詩字儘有從無硃筆書名此

特恩賜汝臣感激悚惶免冠叩謝又於五十五年在趙北

口恭迎

聖駕

恩賜御書一幅係七言律詩一首臣朝夕焚香頂禮奉為

世寶理合一併陳明謹

奏

汝誠追念

聖祖當日之殊恩更宜勉圖報効於今日也勉之

同日又

奏竊湖南早稻收成蒙撫臣魏廷珍於離任時檄臣

查齊登場分數具摺

奏報臣查各屬前後報到共計七八九分不等其中

收七分者有三十處收八分者有二十一處收九

分者二十二處至各屬米價隨時長落不一其各

州縣衛所報到七十三處現今米價自六錢四五

分至八錢七八分不等其六錢四五分至八九分

者有十七處其七錢至七錢八九分者有三十五處其八錢至八錢七八分者有二十一處又查雨水自春至夏皆係霑足惟交六月以來有缺雨之處現在確查然六月二十八九並三十日得有雨澤至七月初四日又得大雨透足其中晩二稻秧苗頗盛應俟登場之際查明分數屆期分别另報外所有早稻收成分數現令米價數目以及地方得雨緣由合具摺陳明謹

奏

覽奏深慰朕懷一切奏聞俱宜據實直告不可絲毫隱

諱自蹈粉飾之愆

雍正二年九月初五日護理湖南巡撫印務布政

使臣朱綱謹

奏臣前報早稻收成並恭謝

天恩摺於八月二十九日臣家人恭齎回署臣跪接啓

視奉有

皇上硃批伏念臣以庸愚世受
國恩今又蒙
皇上教訓勉勵臣跪讀之下感激涕零雖捐糜頂踵何
能少報涓埃惟有凜遵
聖諭實心辦事矢志清慎愈加策勵以期仰報
殊恩於萬一耳再臣查原任湖南布政使宋致虧空庫
帑至十萬兩之外兼有各州縣之懸項未楚屢催
秉公除私朕自然鑒照此奏甚屬可嘉已有旨矣
但能速補無如宋致倚恃職銜抗玩延挨臣不敢狥情

王朝恩若稍有瞻徇處可密行奏聞
瞻顧業經
題請革職以便嚴追謹再據實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王朝恩廣東浙江兩任布政皆屬稱職因調伊來京引
見擢補魏廷珍之缺又恐其以外吏進京或有黨緣多
事之舉所以於伊未到京時即降旨補用也昨當宁對

楊觀其為人於地方吏治頗屬諳練但才具微覺狹小朕經再四訓諭伊若能感恩遵諭勉力奉公可謂一好巡撫然朕尚未能深信汝其事事留心看其居心行事倘少有不妥處密奏以聞如稍隱匿不以實告朕於他處聞之則欺蔽之咎汝難辭也密之

同日又

奏竊查岳州府屬之臨湘縣及岳州衛據報秋禾被旱經臣會同督臣楊宗仁

題明在案現令委員確勘並加意撫恤俟勘明果否成災另報外其餘雨澤霑足各屬中晚二稻總計收成七八九分不等七分者共二十處八分者共三十一處九分者共二十一處又查各屬米價據各州縣衛所報到七十三處自六錢七八分至九錢八九分不等其六錢七八分者有二十五處其七錢至七錢八九分者有二十三處其八錢至八錢八九分者有十六處其九錢至九錢八九分者

有九處所有秋成分數米糧價值謹具摺
奏報又查湖南地方早中晚稻不同之故因其地有坂田低田之分坂田土肥氣暖低田水冷氣寒所以收穫之時亦不一稻穀之外間有餘地亦偶種植蕎麥芝麻棉花苧麻以供食用如辰靖衡永所屬則多屬山場百姓栽植松杉伐賣又或栽桐樹茶樹蠟樹皆可以生息而衡屬種烟者居多至於茶葉一項各邑雖有種植惟安化為多次則益陽

武岡新化等州縣之民亦賴此以為生計臣欽遵
令歲新頒勸農
上諭通飭各地方官留心化導因民之利就地之宜勸
其無荒無惰以仰副
皇上宵旰勤民敦本重農之至意謹將湖南風土情形
一併陳明謹
奏
知道了通飭各有司勸諭耕桑必令無惰無荒乃為盡

職益百姓率多愚昧無知全賴爾等大吏實心任事正己率屬不時教導訓化方可望阜安之效如果愛如赤子出於真誠自無不感動其心歡欣鼓舞而樂從也勉為之

同日又

奏竊查原任撫臣魏廷珍回京時交臣

奏匣四個鑰匙止一把除現今具摺用匣一個外尚存匣三個臣自當於新撫臣王朝恩到任時將

奏匣轉交但思臣此奏摺回日仍須鑰匙啓視謹將

鑰匙暫留臣處容臣於

奏摺齎回恭接啟視再將鑰匙連匣交新撫臣應用

臣送印之後不敢越分

奏摺如恭奉

皇上硃批應敬謹看明仍行封固俟撫臣有

奏摺進京時代爲恭繳合併先行

奏明謹

奏

撫臣王朝恩朕已另賜奏匣矣此分匣匙即賜爾留用但藩司例不徑奏地方事宜權不專一體統紊越於地方無益如有應行密奏之事差人齎摺至舅舅隆科多處伊自代爾轉達也特諭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湖南布政使臣朱綱謹奏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臣家人齎摺回楚臣敬謹展閱於䘏

奏宋致摺內奉有
朕之前諭不過欲得其實情耳惟以慎密勿漏為期並
皇上硃批令臣留心看撫臣之居心行事倘有不妥處
非令爾顯露形跡挾制撫臣之意也須要領會朕心秉
密奏以聞伏思臣以庸劣非才至愚極陋仰蒙
公審觀密奏以聞
皇上特達之知諭臣密奏臣細繹
硃批撫臣才品已悉在
皇上洞鑒之中今到任未及一月其行事居心尚難以
忖度臣嗣後當事事留意觀其居心行事如有不
舅舅隆科多祇不過為汝轉奏而已不能為汝致禍福
妥臣必由舅舅隆科多處轉達密

也所奏事不必通知亦不必請教假若不能自信任憑依傍何人門戶皆屬徒然不但於汝無益抑且於隆科多亦無益

奏斷不敢隱匿有負
聖心致干
天譴令有面稟撫臣一事謹即具
奏查辰沅道駐劄鎮筸地方並無府縣惟鎮道同居
專為彈壓苗猺而設令辰沅道張楙因重徵減則
一案臣詳參解任質審鎮筸總兵戴良弼又經督
臣楊宗仁以溺職
題參卸事是鎮筸要地一時鎮道大員俱缺似應

奏請

皇上簡放道員速來赴任於地方有益臣謹

已簡用一上等出色者矣

奏明至長沙所屬八月初間曾得大雨八月半間尚有小雨自交九月以來至今缺雨然晚稻久已收穫其早稻全賴春雨湖南秋後缺雨無妨農事臣

恐上廑

聖懷一併具摺陳明謹

奏

爾等地方大吏果能實心愛養百姓誠感
天和自蒙
上蒼永遠垂佑也
雍正三年正月初七日湖南布政使臣朱綱謹
奏竊臣恭奉
諭旨令留意看撫臣王朝恩之居心行事臣即具摺覆
奏於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又奉
皇上硃批朕之前諭不過欲得其實情耳惟以慎密為

期並非令爾顯露形迹挾制撫臣之意也秉公審觀
密奏以聞欽此臣凜遵
諭旨惟有默為留心不敢少有宣露不但撫臣王朝恩
不知臣奉有
皇上密諭諸人無一知者即舅舅隆科多不過轉達密
奏亦不敢令聞知一字令臣看得撫臣王朝恩到任
之後賀禮年禮俱未收受一切喫食等物俱收撫
臣於去年十月到任至十二月十五日兩月有餘

始下教場看兵標下將官千把總等諭令俟過年
看箭臣奉
皇上密諭令臣事事留心看此似非勵精為政之意兼
聞家口約四五百人日用糜費未知何以持久臣
謹將撫臣王朝恩到任後三月以內情形據實秉
公密
奏又常奉撫臣面諭做官寬厚和平從前參官已多
我且不參官臣再四思維此語頗有關係恐或蹈

市恩姑息之舊轍但臣駑駘愚昧未知深義理合

一併奏

聞伏乞

睿裁謹

奏

如此據實無隱方是所奏已悉其再加審視陸續奏聞

慎毋絲毫露意自蹈不密之咎

同日又

奏竊臣前恭遣家人進摺兹

奏明湖南秋後缺雨奉有

皇上硃批臣謹祇領嗣後十一月仍無雨雪至十二月初一日微雪初五初六兩日大雪約深尺許又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細雨一日夜三十日大雪似此雨雪應期於來歲春耕大有裨益謹再奏

聞以慰

聖懷謹

奏

閱奏實慰朕懷百凡惟宜據實不可稍有粉飾

雍正三年四月十一日湖南布政使臣朱綱謹

奏竊臣前密

奏撫臣王朝恩到任後情形一摺於二月二十五日

家人齎捧回署奉有

硃批臣謹祗領臣蒙

皇上諭旨惟默為留心密奏

聖裁並不敢令妻子預聞即舅舅隆科多臣惟遵
旨轉達
奏匣並無依傍亦從不與商酌請教摺內所
奏實係慎密之至臣看撫臣王朝恩極安靜和平但
自到任至今已半年有餘其於因地制宜未見作

（此人只恐太過莫慮不及想因未經深悉地方情形且不敢輕舉妄動耳再看幾時具摺奏來）

何商議籌畫屬員賢否未見有所分別勉勵地方
繁簡未見有所因事教導如臬司遲維臺家口衆

（遲維臺朕頗疑之俟調伊來京看後再定）

多約五百餘人衙內至不能容半住在衙門外面

並伊弟亦在外居住出入無忌漫無關防撫臣近

處同城似總未留心臣奉

皇上諭旨少有不妥密奏以

凡事恐能如此自有得益處

聞臣不敢瞻顧謹繕摺密

奏柳臣史有

奏者臣連次據實摺

坦然勿慮可也

奏撫臣王朝恩與臣同城未必不生疑忌臣惟仰賴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統冀

慈鑒謹

奏

遲維臺引見定時另有諭旨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湖南布政使臣朱綱謹

奏竊臣於雍正三年四月十一日密奏撫臣王朝恩

一摺於五月二十七日家人齎捧回署奉有

硃批聖訓精切獎勵備至臣祗領欽遵凡事當據實密

凡事皆能據實不欺而更加以慎密爾福不可量否則

奏不敢一字漏洩亦不敢一毫瞻顧仰祈

禍亦不可測也勉之

聖明照鑒臣更有

奏者臣胞兄朱絳蒙

皇上特授廣東藩司聞近得痰火之症臣遠道不知詳

細恐精神照料未必能如做臬司時臣謹密奏請

皇上睿裁謹

奏

爾兄朱絳患病孔毓珣亦經奏過朕惜伊是一好官調

治痊否再着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齎摺家人回楚恭捧

皇上賜臣黃匣一個內盛太乙紫金等錠並香墜等物

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本駑劣庸愚毫無知識蒙

皇上特恩賞賜實為非分之榮闔門頂戴大小歡騰又

於本年七月十四日接撫臣王朝恩行知部文為

臣湖北督催未滿年限一案恭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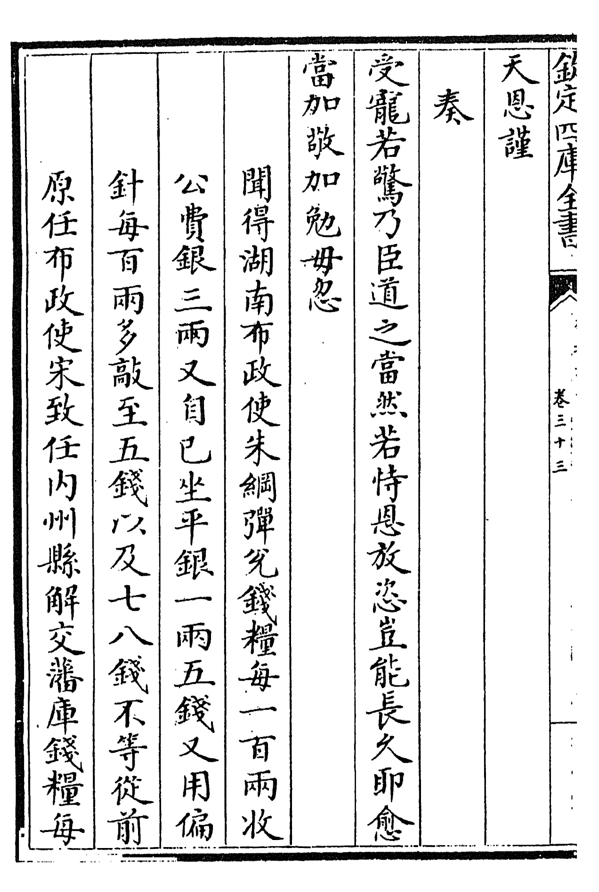
皇上特旨朱綱著從寬免罰俸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激涕零臣何人斯蒙

皇上殊恩異數雖捐縻頂踵難以仰報萬一惟有夙夜兢兢勉勵盡職以期少報涓埃臣不敢輕請撫臣

代

題謹於

奏摺時恭謝



天恩謹
奏
受寵若驚乃臣道之當然若恃恩放恣豈能長久即愈
當加敬加勉毋忽
聞得湖南布政使朱綱彈兑錢糧每一百兩收
公費銀三兩又自己坐平銀一兩五錢又用偏
針每百兩多敲至五錢以及七八錢不等從前
原任布政使宋致任內州縣解交藩庫錢糧每

百兩止有坐平銀一兩二錢今朱綱彈兊每百

兩不下五兩以致州縣苦累俱有怨言

有人密奏此摺朕疑而未信爾豈忍如此負朕耶雖然

苟毫無影響何由而招此物議諺云禦寒莫若重裘止

謗莫若自修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朕亦再加訪察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湖南布政使臣朱綱謹

奏臣齎摺家人回署敬啓

奏匣見內有硃摺一件并奉有

硃批諭旨一道到臣仰蒙

皇上天語下詢感激涕零謹望

闕叩頭據實逐一回

奏竊惟各省每年皆有辦公需銀之處前藩司宋致

任內係令各屬捐解俸工為公費自雍正元年奉

旨俸工停捐是以前督臣楊宗仁行牌通飭內開已經

具摺

奏明熏洛明撫臣將州縣所收加一火耗內以三分

隨錢糧解司充通省公費所以按錢糧一百兩核算即為火耗三兩解庫辦公臨用時仍報明督撫核允方動每月有月報冊送督撫查考又督臣楊宗仁將州縣錢糧加一火耗分派辦公並分給各官養廉除以上陳明將三分解司為公費外蒙撥給一分五釐為藩司坐平所以按錢糧一百兩核算即為火耗一兩五錢係出於各州縣所收加一火耗之內臣未到湖南任時藩司鄭任鑰即如是

遵行在前計一年坐平約一萬五千兩臣不敢以此坐平自用有報明督撫辦公事之案可稽辦公之外方為臣養廉至臣凡彈收錢糧皆係令解役當堂親看平針庫官照依部法彈兊實無偏針多取之事臣蒙
皇上天恩粉身難報惟有自堅操守矢志惕厲勉圖報效若貪黷營私則臣罪不容誅矣今幸蒙
聖恩將摺賞示臣得據實

奏明嗣後當愈加謹慎如有欺飾願甘重罪伏乞

皇上慈鑒謹

奏

知道了事之有無真偽全不在章奏之間日久自明也勉為之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護理湖南巡撫印務

布政使臣朱綱謹

奏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撫臣王朝恩奉到部

文補授內閣學士將印篆

題明照例委臣護理臣隨循例接印視事敬謹護理

伏思

皇上宵旰勤民因州縣與民最親每加揀選

命往期於有益地方臣愚以為應將本省州縣緊要之

缺預為上

聞以便部中遇缺揀選至引

見時

皇上酌量人地相宜補用大有裨益臣查湖南一省所

屬州縣内有附近苗猺三十三處舊例俱於本省

現任官員内保

題調補嗣經前撫臣趙申喬

題明止以二十五缺照例選擇調補餘請歸部選後

又於康熙六十一年經九卿會議概歸部選停止

題補俱在案臣思湖南州縣通計止六十餘缺苗民

雜處者已及其半若在本省選擇調補未免日事

紛更而究屬人才有限自不如悉歸部選為妥但部中不分緊要一例籤掣似不如將緊要各缺部

中記檔遇缺揀選引

見吏為有益又思既蒙揀選發來如能於三年之內克

盡厥職者仍准

題明領咨赴部引

見再請

皇上量才陞擢似亦鼓勵人才之道臣愚昧無知伏乞

皇上睿裁再查除前撫臣趙申喬
題明選擇調補之沅陵瀘溪等二十五州縣員缺緊
要外尚有乾州同知與鳳凰營通判二缺原因紅
苗歸誠而設其駐劄地方逼近苗巢更為緊要現
在出缺急須能員料理此時量已部選有人合再
陳明恭請
皇上睿鑒再現今湖南地方寧謐雨水調勻謹一併奏
聞謹

奏

所奏事宜向新任撫臣布蘭泰詳細說知妥商具奏布

蘭泰非比魏廷珍王朝恩一流人也爾共事後自知

雍正四年二月十一日湖南布政使臣朱綱謹

奏雍正四年正月十八日臣齋摺家人回楚恭捧

賜臣硃箋福字並

賜撫臣布蘭泰福字撫臣與臣敬接進署各望

闕叩頭祇領訖臣仰瞻

膺藻輝煌不啻龍飛鳳舞
福從天降
恩與歲新臣何人斯獲兹
殊恩異數謹鈎摹製扁懸掛頂禮敬將
御筆供奉傳為世寳臣更當日夕黽勉時思誠敬不敢
少有放縱致負
皇上斂福錫民至意謹
奏

覽爾奏謝己悉倏布蘭泰熟諳地方情形之後朕另有
用爾處勉之毋懈

同日又

奏臣於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繕摺請將湖南
附近苗猺之緊要州縣嗣後缺出由部揀選引
見恭請
睿鑒等因具
奏於雍正四年正月十八日臣齎摺家人回署恭誦

硃批臣隨將原摺條奏緣由向撫臣布蘭泰明白說知
布蘭泰人頗耿直報效懇切頗惜體面朕皆許之但歷
撫臣因到任未久地方情形一時未能深悉俟商
外任日淺惟賴爾同心戮力以協助之朕自然鑒照勉
同定議後撫臣另摺回
為之
奏又湖南各屬荒田從前概令認墾足額並不清理
欺隱以致賦役不均及至屆限陞科紛紛各以老
荒瘠薄難完賦稅為辭撫臣檢查案卷與臣再四
清丈之舉斷乎不可朕屢有明諭
籌畫瘠薄者固須請減欺隱者亦應清釐但丈量
之舉其弊多端種種難以杜絕惟恐無益於國賦

而徒有累於良民是以撫臣商酌不敢輕議丈量擬多出告示曉諭寬其已往許欺隱之家自首又慮奸猾之輩未必俱肯自首然作弊已久止能瞞官必不能瞞其地隣令議立限半年若至限滿不首許地隣舉報地方官親臨查勘如果地多糧少

雖云嚴法懲戒仍恐惹起事端爾等悉心竭力試行看

將欺隱者照律治罪嚴追籽粒還官將舉報者酌量給賞如係挾仇妄報亦治以法期於勸懲並行庶欺隱漸清俟撫臣酌定另摺

奏請
聖裁臣惟有勉竭駑駘與撫臣同心報效以仰副
皇上愛民勤政之至意謹
奏
督撫兩司果能實心經理一體奉行何事不能辦集耶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湖南布政使臣朱綱謹
奏臣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身難報不敢不為錢糧起見敬

抒一得查湖南錢糧素難徵比臣到任屢行教誡各州縣催科撫字較之從前雖稍知勉勵但七府二直隸州幅幀遼濶臣惟恐耳目有所未及該管之知府直隸州其中或尚有狥隱朦混等情臣再四思維惟有調缺之一法可以徹底清釐永絶弊竇仰請

皇上准將州縣官三年一調俱於同省隔府之員藩司詳明督撫酌量應調者彼此調缺互相盤查盖以

同在一府之員相調既交好而易以為情復通同而互相容隱其間不無擔代挪借移新補舊等弊惟於隔府之員互換任事則利害在己既不同於監盤監查之塞責而知府各顧所屬又不肯代他州他縣之員隱蔽自必徹底清查更請

皇上定為考成凡初任之內無虧空者准帶加一級至調缺之後三年無虧空者以應陞之缺即用倘初任內有虧空錢糧一百兩以上者降一級二百兩

以上者降二級仍准其調缺帶至新任補還方許開復如初任內有虧空三百兩以上者不准調缺即著革職追賠果有循良異等應在行取卓異之列者方不在調缺之內如此則無十年八年之久任交盤之項易清而賞罰之法亦寓庶幾虧空之弊可絶矣臣因錢糧起見冒昧條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此法陡然行之恐致紛擾再行斟酌可耳

同日又

奏臣近見邸抄内

皇上因浙省風俗澆漓

特遣專官興行教化敦厚民風甚盛舉也臣查湖南雖

係小省而民猺雜處不知禮義風俗之澆殆甚於

浙臣思民風之澆漓醇樸全在士子之引誘倡率

士習一端民風自厚似宜責成於學臣也但學臣每止以閱文考試為重教官亦不過以訓廸教育為具文是以不見成效臣愚請嗣後學臣任滿時應定舉劾教官之例以示鼓勵將教官内能約束士子實心奉行者具疏特薦如教官内虛應故事以致該學士子有出入衙門多事者將教官叅劾究處如此則教官必皆思上進不敢坐視士子之妄為臣又思近日之教官皆係進士舉人出身之

員其中豈無人才似可援照保舉州縣引
見之例嗣後督撫留心察訪如有眞知灼見之教官各
保一人令其領咨赴部引
見庶學校之中有所觀感奮勉士習日趨於醇而民風
亦可漸歸於厚矣臣毫無知識謬獻芻蕘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此不過與學臣開請託賄賂之門為教官啓奔競之途

耳殊無益於實政

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湖南布政使臣朱綱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接到署督臣傅敏牌開部文臣敬誦

諭旨前傅敏參奏何錫禄朱綱李渭等一案彼時朕即

疑朱綱未必知情故將朱綱暫行留任候審令覽朱

綱奏稱此案乃按察使主稿之事其私夾禀帖及託

人在部照應之處臣實不知情祈即交署督傅敏嚴

究等語此案不必交與巡撫著即交傅敏一一審明具奏該部知道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激悚惶難以言喻伏查童石安等展限一案經署督臣傅敏將按察使何錫祿暨臣一併

題參在督臣自屬秉公但臣不敢不據實摺

奏令恭接

諭旨臣摺未到之先已蒙

皇上洞察隱微即諒臣未必知情將臣留任暫停處分

旋又蒙

特恩允臣所請將此案改交督臣一一審明具奏臣犬

馬下情先得仰邀

聖鑒

殊恩異數臣不惟粉身難報亦且筆所難宣隨敬設香

案望

闕叩頭恭謝現奉督臣調臣前赴湖北質審臣謹遵牌

調於正月二十五日前往湖北候訊但長沙至武

昌千有餘里往返需時令稟商撫臣將要緊事件
逐日令衙署書吏封送沿途辦理其各屬解到錢
糧以及支放錢糧之事臣委長沙府知府沈世屏
善化縣知縣李夢麟暫代為支收不致貽誤合併
奏
聞謹
奏
覽奏已悉朕已用爾為雲南巡撫矣赴湖北明白此事

回任交代清楚來京陛見聆朕面諭

同日又

奏為恭請

睿鑒事竊湖南地方自前督臣楊宗仁議定各屬徵收錢糧火耗加一將此加一火耗分派司道府廳州縣各官為養廉以及充公之用惟巡撫衙門毫無養廉撫臣布蘭泰到任之後臣聞將山東布政使衙門所得養廉以為日用諸事廉潔秉公並將門

包俱行革除清苦實甚迨至昨年夏秋間撫臣日
用無資行牌與臣借取司庫公項耗羨銀二千兩
應用臣雖遵牌借給仍於月報冊內報明督臣在
案聞目今又已用完無可為繼可否乞
皇上開恩請於公項耗羨中每季支銀一千兩以為撫
臣養廉此等瑣屑之事本不應瀆
奏但耗羨乃係公項不惟臣不敢擅專亦非撫臣可
以私用臣謹

奏明於
君父之前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批諭臣實係因公起見並非諂媚於撫臣難逃
皇上睿鑒謹
奏

撫臣統領一省需費頗繁每季千金何能敷用前者布
蘭泰奏稱將伊家資變賣用度朕甚為嗔責曾經反覆
批諭矣爾等撫司養廉當與接任斟酌必令敷用方是

似此矯廉沽譽在爾等自為則可朕豈有令封疆大吏枵腹從事之理至於湖南藩司事務此數年來汝已熟諳漆紹文到時將一切地方利弊及汝意中欲行而未暇興舉事件俱一一詳細說知不可遺漏尤不可存私倘日後少有不符則見輕於朕矣其一秉至公毋忽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湖南布政使令陞雲南巡撫臣朱綱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雍正五年三月十三日奉到
特旨將臣補授雲南廵撫臣聞
命自天惶悚無地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伏思臣蒙
聖祖仁皇帝豢養拔擢由兵部主事歴陞至河南按察使
恭逢
皇上御極臣涓埃未效即於雍正元年五月内蒙

特簡湖北藩司到任甫及四月又調補湖南藩司旋因
湖北任内解貴州餉銀解官攜帶鉛法馬一案經
部議革職荷蒙
聖恩特賜矜全又因湖南童石安等展限臬司何錫祿
私夾稟摺一案經督臣將臣一併
題參部議一例革職交巡撫提問又蒙
皇上明見萬里暫停臣之處分將此案改交督臣審訊
令雖審明

題覆臣實不知私夾稟摺情由臣之心迹得明然尚有疎忽之咎靜候處分何敢希冀超遷乃恭蒙
特恩補授雲南廵撫臣聞
命之下惶悚涕零免冠叩首不惟臣粉身難報實屬夢想不及伏思廵撫乃封疆大吏臣膺兹重任時切兢兢所最幸者
皇上准臣
陛見俟新任布政使滦紹文到任後臣交代明白遵

旨赴京恭聆
聖訓得有遵循然後赴雲南到任實心任事力圖報效
業經撫臣布蘭泰代
題謝
恩外臣謹將感激愚衷再具摺奏謝
天恩謹
奏
奏詞剴切朕甚欣悅爾來見朕自然備悉但期他日永

父母忌此奏之真誠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補授雲南巡撫臣朱綱

謹

奏為據實奏

聞事竊查湖南攸縣田糧於雍正四年據委勘官同該縣出結詳稱田土瘠薄不能復則等情經臣轉詳

撫臣布蘭泰具

題奉部議行令另委賢能道府履勘隨遵照部行分

別詳委岳常道楊晏等往勘令其將攸縣從前丈量田畝弊端細加察訪不得瞻顧原案今據委員等詳稱察得康熙五十八九年間陳溥雖曾丈勘實與衿棍譚金聲等串通作弊止有小户報足衿棍大户皆未報實原任攸縣知縣陳溥從前詳報乃係揑飾朦混並將經手之經承書辦姓名詳細開報前來臣思昨年雖曾據結轉詳請題斷不敢不仍行訪察情弊今既經察實若不嚴參

究審則欺隱難以清理現已將府縣各官詳請撫

臣督臣會疏

題參臣又查有茶陵安仁鄢縣黔陽辰谿沅陵等處

亦俱奉文令道府分勘臣遵即委岳州府知府尹

士份等前往查勘情弊勸諭士民首明欺隱現蒙

撫臣會疏

題明總之湖南欺隱積弊每以鳴鑼聚衆為挾制官

府之具從前督撫惟以姑息為事而地方官遂多

縱容隱匿令督臣傅敏撫臣布蘭泰加意整頓庶

可漸次清釐合併奏

聞謹

奏

朕近有既往不咎之旨嗣後此事諒易為清理矣

雍正五年八月初八日雲南廵撫臣朱綱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查定例州縣官承審命案以報

官之日起扣限六個月承審盜案以獲賊之日起

扣限一年均無庸議外惟是奉部查審事件俱以
督撫准咨之日起扣限四個月咨
題不於州縣奉文之日扣算但思督撫將部文行司
由司而府由府而州縣凡附近省城者得以早行
接到其路遠州縣由鋪遞轉送到彼竟有遲至二
十餘日以及三四十日不等者一屆限滿未覆將
州縣不分遠近一例叅處並無分別似未為均平
可否將州縣離省之遠近分別里數酌定程限各

以州縣奉文之日起仍照舊例扣限四個月咨
題各省督撫先將州縣里數遠近酌定文到該衙門
之程限咨部備案以杜揑飾遲延之弊至行到部
文督撫與各該上司俱務於三日之內雙羽飛行
不得延緩庶各衙門案件皆上緊辦理而遠近州
縣扣限均平不致有偏枯之處矣如或臣言可採
伏乞
皇上敕部議覆施行謹

奏

九卿議奏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雲南廵撫臣朱綱謹

奏竊臣以愚陋庸才涓埃未效荷蒙

皇上特簡雲南廵撫臣每念邊疆重地難以勝任日夕

悚惶所萬幸者到京之後屢蒙

召對跪聆

聖諭廣大精微開臣之茅塞長臣之識見臣從此有所

遵循得以勉勵成人莫非我
皇上聖恩之所造就也至臣身在途中無一日不默識
聖訓因思臣一到雲南即有會審之事兼之刑名錢穀
恐有堆積之案牘急須料理且至彼路遠日久惟
恐或有踈漏是以即於途間晝則敬思夜則恭録
謹於貴州地方遣家人齎摺恭呈
御覽又將臣湖南藩司任内欽奉
硃批原摺三件恭繳合併

奏明謹

奏

所録訓旨一摺留中細閱

雲南廵撫臣朱綱謹將恭聆

皇上聖訓敬録進

呈

朕前在藩邸深蒙

聖祖慈愛嘉予誠孝然並無希冀登大寳之心及恭荷

聖祖付託之重驟膺

天命初御極時諸臣俱未認識朕費無限苦心簡選人才辦事自朝至夜刻無停息惟以天下大計為重此身亦不愛惜每於靜時敬思

聖祖乃出於孺慕之誠至今不忘非因於理應盡孝道故勉強為之朕之兩目原不似如今這樣明亮是

聖祖升遐之後朕晝夜痛哭哭好了的彼時朕在此處辦理政事坐卧不離者三年而三年之内每遇暑天未

有如此殿之涼者想亦感應之理也朕曾蒙
聖祖慈訓戒急用忍故殿中扁額即用此四字仍敬書
上諭二字於上朕東暖閣扁額取惟仁二字對聯云諸惡
不忍作衆善必樂為西暖閣扁額取為君難三字對
聯云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爾係遠方
外吏初來見朕故特諭知之
朕簡用爾等督撫第一要留心民瘼如有水旱災荒
斷不可粉飾雍正元年山西荒旱巡撫德音隱匿不

報朕屢加詢問堅云無災及田文鏡自山西回京將情形密奏朕幾至淚下隨速飭賑濟闔全活災黎不下七八十萬人後田文鏡到河南時值二月無雨田文鏡即具摺奏聞憂民之心備見摺內朕隨於宮中祈禱次日即普得甘霖河南二麥仍然豐收可見誠能感格爾督撫果實心愛民亦自必感召

天和如遇災傷萬勿隱諱更須預為籌畫善為民計災民不比乞丐若聽其饑餓展轉溝壑爾等罪孽甚重

天譴難逃也慎之勉之

朕屢念民間疾苦每聞有被水之處恐百姓廬舍田禾驟遭水患或致流離失所即發帑金賑濟以恤民艱爾督撫須知未雨綢繆講求水利應疏濬者疏濬應防護者防護消患於未萌使近水民田不致頻被淹沒窮民得以多收籽粒方為仰體懷保斯民之意也

朕遇祭祀之期必倍加誠敬故每祭皆無風雨朕得

展虔祀之心曾有一次致祭時正值望雨甚殷祭後甘霖隨降自爾到京朕命爾隨祭二次天氣晴和爾已恭瞻感應矣總之神明之道體物不遺爾等地方官如不敬神明亦恐致水旱之災不可不知勉也朕思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此言殊有至理惟於治安之時方可興行教化敦厚風俗若到不安不治再求治求安難矣況今天下昇平士民樂業皆

聖祖膚謨廣運深仁厚澤所致朕何敢不朝乾夕惕仰答

聖祖在天之心是以於裁覽章疏之外又添有羣臣奏摺皆隨閱隨批若遇軍機要務更加詳細批明尚多有於摺內旁註者從前繳回摺子爾看堆積甚多莫不硃批滿紙可見初政較今更繁朕今雖照常辦理然竟有要辦事而無事可辦之時朕之不少圖暇逸如此爾等督撫身任封疆之責朕又豈肯任其貪圖逸樂務宜勉勵為之無為溺職之巡撫有負朕簡用之

恩也

國家大計所重者莫過於武備朕看漢唐宋以來武備一至廢弛其國事即不可問爾督撫宜留心營伍訓練將弁仍當念兵丁之甘苦察技勇之優劣進止有成法甲械貴整齊火器弓馬皆操演精熟庶有備無患也

朕念開墾一事於民最為有益雲南現有開墾事例務須實心奉行即各省中如能將荒地開墾成熟則將來民因其利多有依賴若聽其荒蕪不治民鮮耕

種之田野多草萊之地殊負朕愛民之心甚為可惜也

朕治天下不得不分任督撫爾督撫全在察吏安民大抵要貪夫廉易要懦夫立難爾督撫宜整飭吏治不可姑息劣員以貽民害倘得好知府相為助理則州縣自皆知勉勵若百姓愛戴州縣即與愛戴爾督撫無異朕思天下人才甚衆如各省督撫俱得其人知府等皆能仰體同心併力實在愛民期於數年之

閭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方慰朕懷也共宜勉之爾
督撫大吏當留心教導屬官督州縣中有初任不諳
練者有中材可以勉勵者俱隨時訓誨如教導出一
個人來便是國家一個人才仍應諭各州縣官於平
日修整倉廒經理田畝時與田間父老勸課農桑諮
訪問答則不惟民情洞曉即有敝頹亦可感化方不
愧為民父母之義也
君臣貴一德一心朕從不預先防人之欺有欺飾者

自必敗露然後治以國典庶乎可望無欺爾督撫見屬員時雖不可輕信人言亦不可預定不信要在開誠以待屬員仍隨事體驗屬員自不能欺也

地方若有應禁之事要令行禁止方好古人云火烈民望而畏之鮮有犯者水弱民狎而玩之人多蹈溺此非用寬之難而用嚴之難也如宰殺耕牛是必應禁的尚有謂菜牛不能耕地止可屠宰者此言殊不足信如教以耕地調理精熟焉有不能耕地之牛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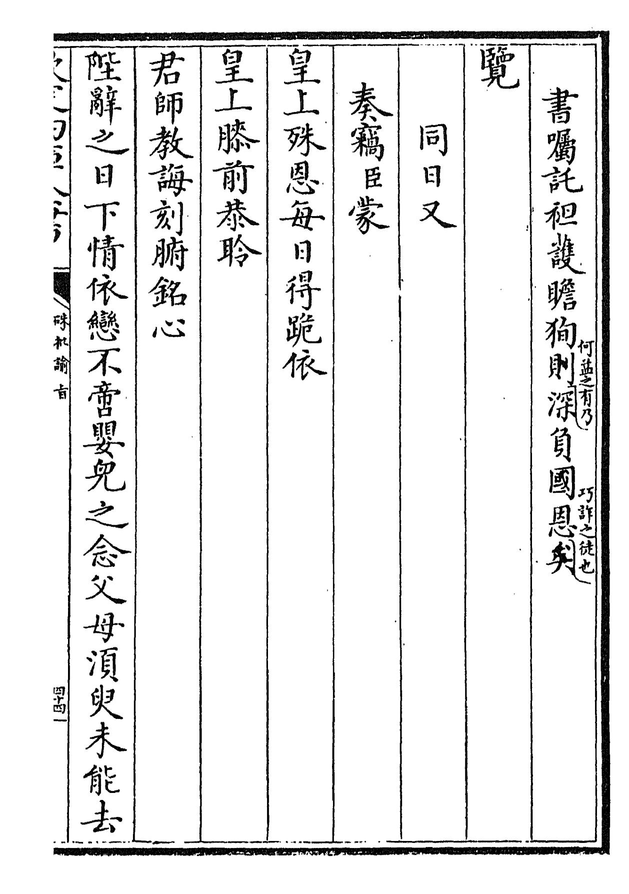
如賭博最為惡習自應嚴禁但地（其他禁約如）方中或何事（有）難以禁止及（之隱情）禁而不便於民者即應將情由據實奏明不可聽屬員陽奉陰違也

朕聞人言巡撫陳時夏將（專留心）小事留心（殊不得體）夫大事不留心止留心小事便失為政之體若將大事辦理兼留心小事更見周詳有何不可況近閱鄂爾泰所奏督撫之小事即知府之大事知府之小事即州縣之大事州縣之小事即百姓之大事所（此論）奏甚是既為民之父

毋妄可不為留心

朕謂聖人統言智仁勇乃一貫之義如遇有益於民應行之善政見得透徹即毅然行之則是勇以行其智勇以全其仁智仁勇未嘗非一事若將勇字單看便是匹夫之勇將聖人之言勇看小矣

爾督撫到京不必有心迴避在朝大臣如將內外政治地方情形彼此講論未嘗無益若爾等各秉公忠力絕私黨何必在朝迴避如外遠形迹仍於暗中私



書囑託袒護瞻徇則（何益之有乃）深負國恩矣（巧詐之徒也）

覽

同日又

奏竊 臣 蒙

皇上殊恩每日得跪依

皇上膝前恭聆

君師教誨刻腑銘心

陛辭之日下情依戀不啻嬰兒之念父母須臾未能去

懷也臣至雲南時當與督臣鄂爾泰互相砥礪共矢公忠以期勉圖報效謹先將沿途所見地方情形奏

聞臣過直隸地方見秋成皆好米價亦平河南秋成倍好民皆樂業湖廣高田俱各豐收雖夏間被水之處頗多幸蒙我

皇上開恩賑濟又蠲免錢糧一路男婦老幼頌

皇上天恩者載道現令督撫查賑撫綏可慰

聖懷臣留心問荆襄以至常德米價皆云四川大熟川米已下湖廣目今荆襄米價每石八九錢不等常德府米價更平民心甚安又臣在京時
奏請將湖南省城內善化縣裁汰歸併長沙縣一事
恭蒙
聖諭令臣説與王國棟可行可止斟酌具奏欽此臣已敬述與湖南撫臣王國棟矣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覽所奏自直隷至豫楚一路民情安帖米價平減深慰

朕懷

幾務偶暇將爾所録訓旨已備閱矣朕因求治心切未免詞句繁多爾能一一記憶不忘足見留心其少有差悞處悉已删改爾其敬守凜承毋怠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雲南廵撫臣朱綱謹

奏竊臣於十月十七日至雲南省城見督臣鄂爾泰

恭請
聖安隨將臣在京
陛辭時面奉
諭旨敬謹傳述臣又至督臣衙門内恭傳
皇上密旨富貴到雲南布政使任時爾與總督鄂爾泰
留心看伊居官辦事如何做得外官與否各自據實
密奏鄂爾泰已欽遵祇領臣連日以來與督臣議論
吏治商酌公事見督臣心純守正識見弘遠辦事

公忠凡有益
國家之事莫不盡心竭力為之實可媲美於古之名臣臣自愧弗如然臣自恭聆
聖訓以來每於人所不知而臣所獨知之處加意勉勵臣不敢不常以督臣為法也所有應行事宜容臣陸續陳
奏外謹先將到任日期繕摺陳明謹
奏

朕予汝弗如也雖然果能如其居心則必能如其行事也為人臣之道惟以端本為要根本既固枝葉自榮茂矣端本之道惟誠耳勉之勉之

覽

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十日雲南廵撫臣朱綱謹

奏竊臣到任後留心檢查案卷知楊名時立心狥隱

諸事廢弛臣是以將楊名時姑容茍且溺職等情

臚列

題參請

旨將楊名時革職留滇庶屬員無所瞻顧臣易於訪查

清楚並將常德壽違例挪移濫借藩庫不清等事

附參
放膽秉公為之毫勿顧慮但不可稍涉誣揑之迹一言
皇上聖明自有
事尚將其本有者隱漏之虛無者指實之則懷妄負
一睿鑒凡臣疏內所參俱係就臣巡撫衙門查出確據者
名之人反楷以為口實謂朕為苛察謂汝為迎合致令
悉與會審之事無涉其會審之案臣與黃炳另行
賢臣冤惱云云橫造此等妄語以相加矣此事殊關我
會
君臣天下後世之評論秉公慎為之可也
奏至於臣在京時恭蒙
皇上密諭富貴到雲南布政使任時爾與總督鄂爾泰
留心看伊居官辦事如何做得外官與否各自據實

密奏欽此臣已密為傳
鄂爾泰亦奏稱不宜於外任
諭督臣鄂爾泰聽其自行欽遵覆
奏臣與富貴共事之日無多然看其為人耿直心地
誠實辦事勤謹此臣所可信者但知富貴不識漢
字藩司衙門一切批詳文移與錢糧冊籍皆係漢
字而且頭緒紛繁悉賚稽察惟恐日久或被吏胥
欺朦致有貽誤則可惜
國家之人才矣臣是以據實具

奏伏乞所奏公當已有旨矣

皇上聖裁或將富貴內用

特簡諳練錢糧之藩司來滇經理則與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臣素知趙弘恩居官幹練才守

兼優近見邸報

皇上已授趙弘恩為湖北守道但此缺雖屬緊要未如

滇藩之重湖北去滇不遠仰懇

皇上命趙弘恩星馳赴滇署理藩司事務照試俸三年

之例如三年內藩庫清楚銀稅銅錫等項皆能籌

畫著有成效督撫會

題實授則趙弘恩自必益加鼓勵而臣與督臣亦皆

贊理得人矣謹

奏

藩司之缺將張允隨補用趙弘本亦係幹練才守兼優

之員將伊用為臬司則兩司均得勝任者矣

同日又

奏竊查臣巡撫衙門從前歷任撫臣俱有護衛
勅印隨丁一百名咨明兵部食糧臣因初到滇省諸事
未諳隨與督臣面商據鄂爾泰云總督衙門例有
隨丁一百名巡撫衙門例應隨丁八十名葢因邊
徼蠻方不比內地此隨丁糧內尚有賞賜俸滿千
總與恩恤幼丁之用臣現照督臣所言照例存隨
丁八十名但臣識見淺陋謹將情由

鄂爾泰所見諒必公當照例而行可也

直隸河南山東等省皆得盈尺瑞雪其餘省分尚未見

奏明又滇省十月二十八九日連得細雨霑濡一晝

奏報覽此奏深慰朕懷

夜間土人歡喜謂明年春熟可望至三十日黎明

萬壽聖節羣臣拜祝之時天氣開霽晴明輿情莫不歡

忭合併奏

聞謹

奏

覽

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日雲南廵撫臣朱綱謹

奏十一月十九日自辰刻徹雨至申酉之間復下大

雪頃刻盈寸臣隨訪問土人咸云康熙六十一年

十二月内曾下大雪所以雍正元年年景甚好今

又得大雪應時明年麥豆可望豐收等語臣具摺

之際正值得雪之時雪尚未止臣謹據實奏

聞仰慰

聖懷謹

奏

實慰朕懷恒能以誠敬二字仰迓

天庥將見其應如響自無不蒙

垂佑之理

同日又

奏竊臣於十一月初十日將前撫臣楊名時狥隱廢

弛並藩庫不清等情

題叅在案臣查

題叅之後各屬米穀紛紛報補即庫中借支亦有陸

續還項者實因督臣鄂爾泰自臣未到任以前即

勒限催補是以漸楚若盡委之楊名時滇南不知到何等情形矣又聞滇南有公件之說臣檢查案卷始知滇南從前私派甚多每年不下三四十萬兩至楊名時到任額定各屬公件銀兩統計通省約十一萬有零照糧均派隨徵完納勒石曉諭禁止加派名曰公件民困較前少蘇楊名時因此亦甚得名但查彼時酌定仍有不均亦不知所留之公件果否悉辦公事臣聞雍正四年督臣鄂爾泰

到任實在辦公其康熙六十年正月内楊名時為
雲南巡撫以至雍正三年此五年之内每年以十
一萬計之應有五十餘萬兩臣愚以為此項並非
火耗楊名時雖取名公件未曾
奏明與私派無異應將此五年之内各府州縣所得
公件銀兩是否辦公徹底清查將應銷者准銷應
追者追還如有應開恩之處恭請
此議好應如是
皇上開恩但牽扯多人一時難以驟楚至嗣後如何經

理則現有督臣鄂爾泰之摺
奏條分縷析開載甚明誠公忠體
國之道臣識見淺陋不及督臣遠甚督臣將奏稿開
誠商酌臣隨與督臣會核候
朕之批諭已命鄂爾泰轉傳爾知矣
聖諭到日欽遵料理期於妥協凡滇南事宜督臣舉其
大綱臣願留心條目不敢以督臣行有成規遂爾可嘉之至好勉為之
因循玩視有負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竊臣在京時恭蒙

皇上密諭爾往雲南朕未必不尚有別用之處爾家眷且不必同往欽此臣係山東人住居濟南府城因恭

奉

聖諭馳驛赴任是以由保定府驛路往滇未敢遶道復

回山東令家眷在家暫候不必遽赴滇南令臣於

十月十八日到任業經照例

題報在案不意臣弟米纘不候臣示聞臣已赴雲南

之任竟由東昌取路帶臣家眷同來及臣聞知已

離貴州不遠臣輾轉思維若阻令回家則已跋涉

數千里往返甚難欽思

皇上聖意原係體恤微臣恐致往來盤費

隆恩高厚無所不至為臣子者既有犬馬下情理應

奏明不敢隱諱如奉

旨別用臣遵

旨先行仍不致貽誤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此奏朕欣悅覽之初意原欲命爾暫撫滇省仍另有調用處念長途萬里行李往來跋涉不易故有前諭及爾赴滇之後值西藏有事滇境亦有軍需等務況數處番

夷甫經改流嚴疆保障正須賢能撫臣協同督臣鄂爾泰料理朕為此頗悔前諭之悞今覽所奏恰合朕意即另用爾他處擕眷同往亦未嘗不可也實喜慰而批諭焉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六日雲南廵撫臣朱綱謹

奏竊臣自到任以來先於藩庫倉儲盡心稽查所有藩庫借支等項臣將武職各官之借欠移咨督臣

鄂爾泰核酌清補前疏已經

題明令又查此項借欠不在

恩免之內謹再

奏明茲因藩司富貴於十二月初一日病故已經照

例

題報但藩司員缺緊要且藩庫內頭緒紛繁不清除

借欠之外尚有因公動支而楊名時未曾

題報者甚多懇請

已有旨矣

皇上迅賜能員來滇經理庶於

國帑有益令督臣會臣檄委鹽道劉業長署理清查
俟查明確數具詳到日臣另行
題明至通省倉儲臣訪聞存銀未買者頗多臣到任
日淺尚未得其詳現在挨次查催買補貯倉飭取
倉收備案俟將來取有倉收若干臣具摺奏
聞即可知滇南從前倉儲之情形矣如有因循怠玩之
員或併銀無存貯者臣查明
題參追補伏乞

睿鑒謹

奏

勉力為之大約滇省之吏治及倉穀等項經鄂爾泰料理一番諒皆改觀矣其猶有那移虧空未能遽清之項其中或另有可原之情衆處屬員亦不必過於嚴刻此案内止楊名時一人可惡爾此番能不瞻前顧後殊為不負朕所委任朕深為嘉悅前諭甚明其一秉至公審理密之

滇省一切案件爾既破面整飭毫不顧忌同事之人及屬員單未免少生嫌怨朕不忍令爾居為難之地已有旨調用閩省矣可將參案辦理清楚一面奏聞一面即赴新任到閩後朕另有諭旨

同日又

奏竊查滇南於十一月十九日得雪臣前於繕摺之際正值得雪之時隨即奏聞今臣於雪晴之後留心訪察雪盈二尺有餘尚有幾

及三尺不等之處四野霑足黃童白叟皆以為數
十年所未見明年豐收可望春熟無虞臣謹將邊
疆得雪黎民懽忭情形再行奏
聞謹
奏
覽得雪情形深慰朕懷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雲南巡撫臣朱綱謹
奏竊照奉撥滇兵進藏部文係於雍正五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接到正值封印之時臣思軍務係督臣專責而運送糧餉乃臣之責任斷不敢少有稽遲隨與督臣鄂爾泰商酌提臣郝玉麟亦於雍正六年正月初一日到省臣同提臣偕至督臣署中並與署藩司劉業長等會同籌畫督臣鄂爾泰分別緩急斟酌輕重主稿定議臣與提臣所見皆同隨經督臣聯名會

奏恭請

皇上睿裁至開印之後臣仍遵定例由臣衙門主稿與

督臣會

題請撥協餉以接濟軍需現在藩司各衙門俱已遵

照辦理不致有悞至臣才識短淺伏乞

皇上密示機宜庶臣得知所遵循實為萬幸謹

奏

所議甚屬周詳妥協候朕另有交部之旨

同日又

奏竊臣蒙

皇上將山東撫臣塞楞額覆奏之摺

發臣密看臣細閱之下知田肇麗年已六十八歲衰邁

病廢臣以為此人不能為

國效力

皇上置之不問矣及敬誦

諭旨塞楞額回奏田肇麗一摺發與爾看田肇麗甚屬

可惜但六十八歲尚不甚老朕不忍棄置命該撫存

問調治再看欽此臣再三捧誦仰見我

皇上求賢若渴愛惜人材至於如此不但田肇麗粉身

難報凡為臣子者聞之皆必感泣臣輾轉思維實

爾此語實發於至誠朕自有覺照

不覺銘刻五中而不能自已也謹將山東撫臣原

摺另封恭繳謹

奏

朕嘉悅覽之但此乃出於朕之天性非有一毫為汝等

見聞感激起見而然也類彼鄙猥作用朕實恥而不為

愼毋錯會朕意
雍正六年三月初三日雲南巡撫臣朱綱謹
奏竊臣於本年三月初二日接到部文恭奉
特旨調用福建巡撫等因欽此臣又先於
奏摺內恭奉
諭旨可將參案辦理清楚一面奏聞一面即赴新任欽
此欽遵臣現飭行新任藩司張允隨令其將參案
完欠分析查明詳報以便臣遵照

上諭勒定限期繕疏

題明即將印信交督臣鄂爾泰兼理恭報起程日期

前赴閩省新任伏念福建乃海疆重寄兼有臺灣

要地關係重大臣聞

命之下不勝悚惶伏乞

朕有何訓示但能恒持此心此行久而不渝即官跡徧

皇上聖訓密示機宜臣欽遵料理不敢貽誤至閩省地

天下可保是當二字勉之

方情形與應行事宜容臣到任後訪查確實分別

酌量應題者具題應摺奏者密奏以聞

題參恭請

睿裁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竊臣於二月初十日恭奉

皇上密諭滇省一切案件爾既破面整飭毫不顧忌同

事之人及屬員輩未免少生嫉怨朕不忍令爾居為

難之地已有旨調用閩省矣可將蔡案辦理清楚一

面奏聞一面即赴新任到閩後朕另有諭旨欽此臣
再三捧誦感激涕零臣蒙
皇上密諭不敢不行密
奏臣自與督臣鄂爾泰共事以來凡於地方公務無
一不與鄂爾泰商酌料理惟
題參楊名時藩庫借欠不清倉儲虧空未補並臣會
審楊名時之案悉出於臣之本心原未與督臣相
商而行臣豈不知楊名時為科甲之領袖然臣係

此事可不必相商者朕極為嘉予

據實秉公無一事虛揑揚名時並無可置辯可服
天下人心仰恃
皇上至聖至明自有
睿鑒得以無所顧畏兹復蒙
皇上如此體恤雖木石亦應感動何況臣具有心胸豈
有不鏤之肺腑不但不敢洩漏
上諭且並不敢露一毫形迹於詞色之間也伏乞
皇上慈鑒謹

奏

楊名時明白回奏疏内朕降旨甚明此事即使楊名時

無侵冒情弊而其欺詐之罪已甚矣總之爾此番料理

甚屬可嘉通盤全是諸臣果能悉如此破面糾摘若輩

姦狡伎倆何能展施耶

同日又

奏竊臣蒙

皇上天恩補授滇撫以來所有臣已經

題達各案均無庸贅陳外尚有臣與督臣鄂爾泰同

心計議雖行而未及奏

聞及商酌而未行之事臣謹分析臚列於後伏乞

睿鑒

查雲南督標五營撫標兩營城守一營舊例每於

歲底兵丁必預借一個月糧餉以為度歲之需作

十個月扣還昨年經臣

題參藩庫未清諸款後署藩司不敢復行預借督臣

與臣相商當兹歲暮之時營兵望餉甚殷雖藩庫錢糧難容借欠而邊疆兵餉亦不可拘泥隨同臣面諭藩司仍照舊例准其預借定於六個月扣還此督臣與臣商酌而行未及奏

聞之事一也

此極應行之事直省皆然若無故支借數月之多則斷不可似此緩急通融乃屬情理之常

查臣撫標領餉舊例係按季向藩庫支領將三個月應領餉銀該中軍官俱從藩庫領出而兵丁實止領餉銀一個月將兩個月餉銀存於中軍署内

以備兵丁等一時之那借通融其中不無弊端因
又查督標五營與城守一營領餉之例俱係按月
向藩庫支領即按月給散衆兵並無預領之事臣
思在省八營事同一例理應畫一豈可互異市恩
除春季仍照舊例支領外臣咨明督臣諭明將弁
自本年四月為始嗣後在省八營一例領餉按月
支放撫標兵丁不得互異有干
功令督臣回咨以臣言為是臣標兵丁帖服無詞此

臣與督臣商酌而行未及奏

聞之事二也

甚是

查茶山夷猓每多梗化滋事經督臣酌量機宜撫

綏擒勦又目今提臣前往茶山一帶看視地方情

形大約將來留車里宣慰司以為外藩而於茶山

地方添設文武職員安設營汛州縣宣布

皇上寛大之仁不與土人錙銖較量要在使已歸者無

舊主之思未歸者生欣羡之意即土苗田賦此時

或有欺隱三五年後自然清楚不必急遽吹求軍
威不可不整要以先聲奪人相機而動庶自茲以
往雖無知之苗猓亦莫不在
皇上教養化育之中臣之愚志如是此督臣與臣商酌
覽
而未行之事一也
查滇南公件一事關係通省先經督臣鄂爾泰
奏明酌均公件耗羨以昭畫一摺內奉
皇上硃批料理甚屬妥協但此歸公銀四萬兩係作何

用朕初未解若歸節項斷不可行如為本省舊例之
公用尚可倘公用有餘各員養廉仍宜加增方為允
當欽此臣將楊名時康熙六十年正月內到任起至
雍正三年止此五年內所得公件銀五十萬餘兩
是否辦公徹底清查等因具
奏恭奉
皇上硃批此議好應如是欽此督臣自奉到
硃批之後即飭司道妥議以事關通省未敢草率至今

尚未議妥臣令奉
特旨調補福建巡撫不及與督臣會商料理謹將臣所
奏情由並臣恭奉
皇上硃批俱告知督臣聽督臣斟酌覆
奏總之滇南公件一事莫非出於百姓地土之內從
前原因欺隱者多故公件之說百姓樂從隨正項
此事朕已備悉鄂爾泰常資自必辦理奏聞
完納若將來欺隱漸無則錢糧日增錢糧既增則
公件難以並徵督臣鄂爾泰前

奏公件摺內亦聲明及此此臣與督臣商酌而未行

之事二也為此具摺奏

聞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三月十二日雲南廵撫臣朱綱謹

奏竊臣恭奉

特旨著朱綱審理楊名時虧空那移案畢調用福建廵

撫欽此臣令已審理明白楊名時無可置辯俱分析
勒限詳載本内不敢再為重敘臣定於三月十五
日一面送印一面起身赴閩謹據實
奏明臣因臨別將海疆事宜與督臣鄂爾泰虛心商
論據鄂爾泰云海疆不比内地先要相安然後可
以有為須體貼此四字臣云相安之說甚是但須
加意理會急遽嚴切固不可謂之相安姑息因循
亦不可謂之相安大約外嚴而内寬緩急以相濟

古今為政之道多端究其根本未有不以吏治為先惟
如民情強悍自宜教導調劑或懲一以儆百如吏
當恪秉公忠潔清吏治必令此心可以對越
治廢弛則急宜整理難以姑容再聞閩省鹽法未
地神明夫吏治果清何患民之不理即用寬用嚴皆作
妥由於私鹽盛行總期到彼斟酌或應具
用枝葉邊事但得本莫愁末誠欲為一出色人物凡百
題或應密
只以務本為期此外即朕之寵辱喜怒亦可不必繫之
奏隨時隨事實心辦理仰報
方寸也勉之勉之
聖恩鄂爾泰云相安之說寬嚴緩急原俱在內看得透
寬嚴二字不必預横於胸中須因時制宜遇事得當即
即行得通如此深得之矣 臣謹備陳愚悃跪請
君子時中之道然治天下除仁字外實無他策所以云
聖訓遵行 臣又因鄂爾泰諸事盡心籌畫每至不寐 臣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勸其養心血惜精神愛身正所以報

國督臣云受

恩深重不敢少懈養心血惜精神亦有不關勞逸者當

此論甚適且當凡人惟宜存誠所謂置心一處無事不辦也假若分心擾神於其惜養之際即為耗散精血之

時時記憶此語滇南於二月十八日督臣同臣行

時知此者頗少故修齊治平之理要不外一誠字便中

耕耤禮畢即得雨霑足又三月初九日夜間得大

將朕此諭亦令鄂爾泰知之

雨春景甚豐有十分收成理合一併奏

聞謹

奏

春雨應時深慰朕懷

雍正六年五月初十日福建廵撫臣朱綱謹

奏臣於雍正五年十月十八日到雲南廵撫任於雍

正六年三月十五日送印卸事即於是日遵

旨赴闕計臣在任以至起行共得養廉銀七千七百兩

臣面問督臣據鄂爾泰云所得養廉銀兩督臣衙

門與臣衙門無異臣方敢於收受沾

皇上天恩以為犒賞兵弁幕賓束脩日用薪水並赴闕

盤纏等費此外到任賀禮臣出示嚴禁並未收受

不敢一字粉飾於

君父之前至臣起行之日滇人焚香送酒欽遵

聖諭榮臣之行督臣差家人送臣出境方回皆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

殊恩臣雖肝腦塗地亦難報稱謹將在滇始末據實

奏明臣今途次江西南昌府恭進

奏摺合併奏

聞謹

奏

覽

第一要著以誠格

天乃為人受福之基至於處事但以公正二字自律何事不辨集即切勿有心卜度以迎合朕意為務朕意無他惟望卿等諸凡合於是當而已試觀今日用朱綱之道即可知朕用人行政之心也用汝之由信汝之故在他

人容或不知汝自當知之朕待封疆大臣不過如此其他微末小吏豈有預蓄意見之理一切秉公為之盡去偏私勉力效法鄂爾泰田文鏡之居心行事朕自能鑒照然秉公除私之道究非一誠字斷不能也直省督撫中將來能及此二人者朕深有望於朱綱王國棟餘則朕不敢期必勉之勉之

同日又

奏竊臣蒙

皇上特簡滇撫伏念
聖恩高厚稍有一得不敢不據實陳
奏臣聞滇省從前各衙門有官莊之說因思臣衙門
若不先行清楚何以表率通省隨嚴諭該中軍查
報據曽長治鄭璉稟覆本標左右兩營老丁田六
百七十畝又新墾田七百五十三畝又墾草地七
十七畝安阜園地十二塊計九畝俱係已交租者
又有查出麻園圍等草地内淤田尚未收租等因

又草場地共八百十五畝俱係割草供應廵撫並兩營將備各衙門之用以上所開地畝歷任撫臣相沿已久皆未曾將此項清楚查核臣思民間之地尚令首報欺隱豈可撫臣衙門反暗存地畝以開欺隱之端臣已行藩司查議又咨明督臣核查妥酌施行外謹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所奏甚屬可嘉然此亦屬細事官莊一項直隸各省雖多寡不等率皆有之近來各提鎮亦有漸次奏出者朕俱令歸公以爲營伍之需如撫標督標尤其不可者也

同日又

奏竊臣蒙

皇上特恩簡用每思傾竭愚誠以仰副我

皇上愛養民生之意故雖在途中稍有見聞不敢膜視

臣前任湖南藩司時聞湖南百姓有溺女之惡俗隨出示曉諭嚴禁以為此風已經革除矣不意臣昨年由湖南沅州至鎮遠今復由鎮遠過武陵至長沙每於旅店遇村莊老嫗臣家下人等問及溺女風俗皆恬然不以為怪詢其忍心害理之由則云貧苦者目前無力養贍稍可度日者又慮及日後嫁奩需費所以女多者於初生時即以勺水斃之鄉風如是復據云衡永寳辰郴靖等處附近苗

猺之區較之長岳常各府屬溺女吏甚等語臣謹

密奏伏乞

皇上特勅湖南撫臣諭令各地方官嚴禁溺女之風務

期設法勸懲實心教戒不得虛應故事庶可轉移

薄俗保全無限赤子莫非

皇上如天好生之

聖懷也謹

奏

湖南此風奏聞者不一而禁約之諭亦不啻至再至三無如習俗相沿猶然如故蓋有司因無關吏治民生之考成而百姓又沿習慣流而不返令若一旦峻法嚴禁恐滋紛擾即或能止其溺能保其不變他術以斃之耶䅲褓嬰孩不加意乳養數日即可絕其性命設令嚴察保户不許傷殘一女則凡生產之家先不勝其累矣蓋地方胥役人等借端恐嚇騙詐必諸弊叢生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正此之謂夫治天下之道革其俗不若革其

心且令不行禁不止所關匪細凡所欲行者必行欲止者必止方合於民無信不立之道類斯等事須得賢員以為牧令百姓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徐徐開導醒悟愚頑興發其怵惕惻隱之心使其秉彝天良油然感動於中將見不禁而自止矣豈可徒以法繩之乎為大臣者識見要廣濶不必在此等小事上諄諄留意器量心思一涉卑淺則大者遠者反致貽悞勉之誌之

同日又

奏竊臣赴閩省之任路由湖南閒桑植保靖二土司

皆以改土歸流地方寧謐但額外同知鐵顯祖縱

役私派業經撫臣王國棟特疏

題參候

旨在案而臣有不敢不據實

奏明者臣昨年於湖南藩司任内為桑植保靖二土

司改土歸流之事與督撫臣商議因一時不得其

人見鐵顯祖為人耿直令其探訪土司情形敢於

任事無庸懦積習是以臣言其才有可用隨經督

臣傅敏主稿定議具摺咨

奏委鐵顯祖到彼安撫料理後聞其不候副將楊凱

同進竟直入土司之内宣布

皇仁土民皆羅拜迎接歡呼歸附臣私心快慰令忽聞

鐵顯祖有縱役科斂之事是臣無知人之明謹將

始末

奏明恭候處分臣心始安臣更有密為奏

聞者臣見滇南凡改土歸流與用人用兵等事督臣鄂
爾泰皆議給養廉豐其賞犒今聞副將楊凱同知
鐵顯祖皆未給與絲毫養廉臣聞督臣邁柱撫臣
王國棟皆公忠為
國但俱係初蒞楚中臣謹密奏
皇上恭請
睿裁敕諭該督撫會同議定副將與同知之養廉庶可
以善後垂久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用人如何能保其始終如一至於操守尤爲難信必須時加訪察而後可深悉也此一著切記不可被屬員之所欺誑所奏知道了

雍正六年六月初七日福建巡撫臣朱綱謹

奏竊臣於六月初二日抵閩省到任受印伊始一切錢穀兵刑事件未及周知容臣慎細查閱分別應

題應
奏陸續上
聞外惟是臣祗闗以來留心訪察年景收成分數約八
九十分不等福州延平一帶五月以來少雨臣入
境之時地方官正在祈禱於五月二十八日得大
雨於六月初二日又得細雨臣一路見禾苗滋長
可卜豐收但聞民間疫氣尚未全消皆由湖南江
西傳染臣伏思

皇上垂念民艱於災祥感召之理

教誨臣工周詳諄切臣仰遵

聖訓不敢壅於上

聞謹

奏

汝到閩省若仍係去年見朕時之心志毫不改移則

上天之垂佑雨暘之時若朕可為汝力保也

同日又

奏竊臣於六月初二日抵閩到任照例
題報在案尚有應奏請
諭旨遵行者督臣高其倬將鹽務印篆委員齎送到臣
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凛遵
諭旨竭力盡心協同辦理外伏查閩省鹽政印信原係
在督臣衙門其一切鹺務俱督臣主稿會同撫臣

聯銜施行蓋以印信在彼掌管例應如是也臣現
奉部文協同辦理督臣並未別傳
既未奉旨又未請旨高其倬此舉朕實不解
諭旨臣故未敢將印篆遽然收貯臣署臣亦斷不敢因
印信在督臣衙門少存推諉之見但外吏情形臣
知之頗悉凡掌印主稿衙門一切案卷書吏俱在
本署之內易於稽查不致疎漏其管鹽屬吏知係
此等處朕亦知之但須和衷共理不可推諉偏高其倬
專司如有所訪問易於得實無所掣肘是以主稿
或意見不協或商酌而不聽從俱密奏以聞
衙門責成頗重所有鹽政印信或仍循舊例聽督

臣掌管主稿臣聯銜協同辦理或交臣掌管主稿

督臣聯銜協同辦理之處臣不敢不備細

奏明恭請

皇上批示遵行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七月初六日福建巡撫臣朱綱謹

奏竊查臺灣一郡孤懸海外民夷雜處最為緊要之

區臣到任以來時刻留心體訪彼地年景聞昨年十分收成穀價平賤今歲雨水調勻民皆樂業適值原任臺灣道今陞山東按察使吳昌祚赴任過省臣細問臺灣吏治民生據吳昌祚極稱有臺灣府經歷左懋源才能操守實屬賢員在臺七載實心效力等語臣雖未見其人但吳昌祚力稟如是自必有深知確見伏思我

皇上屢頒

諭旨用人惟賢原不在官之崇卑左懋源如果堪任使
似應及鋒而用何忍使賢能之員在臺灣效力乜
載竟壅於上
聞臣謹將左懋源送部引
見俟其到省時臣再面詢臺灣民情土俗緩急事宜看
其應對如何出具考語送部另行奏
聞臣未敢擅便伏乞
皇上睿鑒批示施行謹

奏

如此方是已諭部調令來京引見朕審觀其人量加擢

用

同日又

奏竊查設立

先農壇舉行耕耤典禮一案先於雍正四年九月內

奉

旨通行直隸各省轉行所屬欽遵守土各官無不凜遵

諭旨選擇潔淨豐腴之地建壇置田照例舉行嗣於雍
正五年六月內又奉部文令各省宜擇東郊官地
之潔淨豐腴者立為耤田田後建立
先農壇等因閩省州縣等官以為前此已建之壇已
置之田非在東郊者悉應改歸東郊但地利各有
不同勢難畫一向臣面稟臣查閩省係山海交錯
之區各屬非依於山即濵於海各州縣之耤田不
能不各因地制宜若以已成者改置東郊勢須拆

彼移此不惟徒多耗費兼恐各州縣中有東郊無潔淨豐腴之處者強之使行潦草塞責反致褻瀆

臣愚以為凡已建之壇已置之田可以聽從其便屆期虔誠恭敬實心奉行似可不必拘泥定在東郊也臣識見淺陋未知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

指示施行謹

奏

鑾定東郊乃部臣拘泥之見膠柱鼓瑟殊覺可笑爾所
奏甚是已有旨諭部矣不必改還候旨到遵行
爾察喬學尹一摺於未到以前朕已有旨所奏與朕意
暗合如此秉公據實可嘉之至摺留中

同日又

奏竊惟雨水情形米糧價值有關小民生計常厪
聖懷臣時刻仰體不敢少有怠忽伏查各屬米價如福
州建寧興化等府屬每石一兩一二錢不等泉州

漳州延平等府屬每石一兩三四錢不等邵武府福寧州每石一兩零不等汀州府屬每石一兩五錢不等臺灣府屬每石一兩二錢不等至各屬晴雨不一其漳汀二府屬並臺灣府俱報雨水霑足惟福興泉三府及延建邵福寧州所屬地方雖亦有雨尚未透足臣同督臣高其倬將軍臣蔡良率領各官虔誠祈禱於七月初三日夜間得大雨至五鼓方止民情少慰隨訪之土人咸謂雨尚不敷

如初十日以內再得透雨晚稻可望有收等語大約低田俱好高坡沿山之田恐分數少減臣謹將

目下情形據實先行奏

聞謹

奏

命爾巡撫福建想

上天必賜應時甘霖也專待霑足之喜報

雍正六年七月十六日福建巡撫臣朱綱謹

奏竊臣到任後於七月初八日據臺灣縣知縣張廷
琰報稱遵檄已將鳳山縣印信臺灣府印信暨該
府所護臺灣道印信俱已摘取封貯縣庫等情到
臣隨檢查案卷緣臺屬鳳山縣有民人寥考身死
一案擬叅限滿未據審解經按察司將承審叅展
限滿遲延不結之鳳山縣知縣蕭震臺灣府知府
俞存仁該按察使喬學尹職名開報前撫臣常賚
於雍正六年五月十五日具本

題參並行布按二司摘印委署參本內聲明按察司似可邀免其道府大員或應摘印或不應摘印竟未聲明臣又查案據常賚以臺灣地方緊要知府一官全府資其統理該府又現護道篆一經摘印乏員彈壓會同督臣於五月二十六日一面分檄兩司暫緩摘印候部覆到日委署一面咨明吏部在案計前此所行摘印之文與後此咨明免摘印之文相去已十有二日臺灣孤懸海外摘印免摘

竟成兒戲臣私心不勝悚惕因臺灣緊要之區隨
即一面飛檄徑飭臺灣府俞存仁開印管理一面
徑飭原奉委摘印之知縣張廷琰遵照以便其交
還府道印信去後臣思臺灣遠隔海洋民情狡悍
異常如遇有臺屬府道應劾𠫭之事自應先籌畫
接管彈壓之員庶免貽悞何得於具疏
題𠫭十二日之後始計及臺郡緊要續行布按二司
暫緩摘印詎知按察使喬學尹又復遲延玩視以

致府道兩篆一並虛懸令臣業已分檄飭遵諒不

凡百惟務無隱直省封疆諸臣果皆能力行此二字則

至有悞臣不敢隱瞞謹據實

天下大治矣勉之勉之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所奏知道了常賚喬學尹若非如此行為何至於此極

耶正所謂自作孽之輩可憐之人也

同日又

奏竊閩省入夏以來早稻俱已收穫以及米價雨澤

情形臣先於七月初六日繕摺奏

聞但晚稻尚在望雨臣留心細訪聞各府州俱已得雨

低田悉已栽插可保無虞惟山田未得霑足七月

十二十三兩夜省城附近一帶地方又得大雨訪

之土人僉謂此雨已遲且不能遍及低田自好山

田收成大約歉薄又泉州府屬多種地瓜名曰番

薯以此為窮民餬口之計種稻者少聞瓜苗多被

旱損福清縣地方田少園多亦種番薯以為糧食

且係沙地無水道相通亦有旱傷臣現在飛檄通

查如有應行賑恤臣自當據實

題報至於省城米價現在不至騰貴地方安静惟是

福建乃邊海要區臣通盤打算一歲錢糧即使全

完止可敷一歲兵餉現令各屬因雨澤愆期未免

徵輸不全倘有成災之處勢必照例緩徵查兵餉

乃計口授食之需豈能緩待此等甚關緊要之事

臣不敢不深思遠慮先行密
奏恭請
睿裁伏乞
敕部預撥別省協餉銀二三十萬兩解閩存貯庶幾有
備無患即或目前不用留為將來緩急之防甚有
裨益但請撥協餉必須具
題臣不敢冒昧遽行謹據實奏
聞伏候

睿鑒批示遵行臣現患脇瘡不能親寫奏摺係託親信之人代寫合并
奏明謹
奏
該部議奏
雍正六年八月初一日福建巡撫臣朱綱謹
奏竊閩省自六月以來雨澤情形經臣兩次奏
聞伏念我

皇上最重民瘼於受旱之處地方官必須早為籌畫臣何敢不時刻留心隨又通檄行查幸而延建邵汀漳興六府並福寧州俱已得雨霑足至於臺灣府屬雨澤調勻更勝內地惟福泉兩府屬雖報得雨但未普遍高田俱未霑足臣現在飭查撫恤隨據泉州府知府劉而位稟稱泉郡之晉江惠安地方久乏雨澤地瓜亦少暢發雖曾有臺淅米穀可應急需然戶口繁多恐難遍周現今廈門時有臺郡

及外省商販米艘至境請發銀一萬兩畀府親往
買米存貯以備將來平價糶賣等語臣查泉郡雨
水未足收成歉薄將來米價不無騰貴事關民食
該府請發銀買米存貯備糶誠屬有益臣一面飭
行藩司即於存庫項內動銀一萬兩發給乘此商
販米艘雲集之候作速買貯以備將來平糶俟糶
竣仍將價銀歸還庫項臣謹先將泉州府情形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料理甚屬合宜

雍正六年八月初八日福建廵撫臣朱綱謹

奏竊查閩省雨澤情形經臣屢次奏

聞但自入七月以來省城附近之州縣甚旱雖間有微

雨總屬無益現據閩縣侯官福清閩清長樂等縣

報稱雨水不足其已種者近溪通泉之處尚有水

滋潤其餘赤地旱久苗多枯槁未種者土燥不能
栽插等語臣現飭查勘確實被旱情形隨後照例
題報外合先奏
聞至於現今米價幸不騰貴軍民俱各相安若有應設
法撫恤平糶濟民之處臣自當一面酌行再為摺
奏合併聲明謹
奏
據實直奏毫不諱飾可嘉已有旨截漕運閩令爾等會

商辦理矣

同日又

奏竊臣據新任布政使趙國麟冊報閩省公捐俸工一項為津貼修造戰船工料等項之需等因到臣查前任布政使秦國龍等公議情願公捐協助共銀二萬四千餘兩具詳前任督撫批允准行在案竊思修造戰船等項公務原係必須辦應之事業經歷任相沿臣請將閩省捐解俸工仍循其舊愚

昧之見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睿鑒批示遵行謹

奏

所奏已交發怡親王暨部臣等密議奏覆令將朕諭部

議之摺一併發爾看明遵照施行

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福建巡撫臣朱綱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齎摺家人回閩蒙

皇上賜臣紗四聯扇二匣磁器一匣到臣臣隨出郊迎

接恭設香案望

闕叩首祇領訖伏念臣謬膺重職疊沐

殊恩感

寵渥之頻加愧涓埃之莫報自公退食每懷報稱之難

爾室捫心日凜冰淵之戒敬瞻

君賜益勵臣衷臣謹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覽奏謝已悉嗣後奏摺應慎密者親書其餘俱可令人代寫不必逐件耗費精力聞爾瘡已痊愈深為慰悅

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福建廵撫臣朱綱謹

奏竊臣由滇赴閩一路受暑甚重以致兩脇生瘡不能親繕奏摺經臣摺内聲明嗣醫治既痊又經

奏明今忽於八月十五後左背上又生一瘡日加赤腫現令醫人看治據云無妨連日以來勢亦漸收

凡臣衙門應行事宜仍逐日辦理並無貽誤臣自

覺精神亦好但臣奉

旨會同

欽差西柱審理周鍾瑄一案計

欽差到閩之時臣萬難會審謹將犬馬下情繕摺敬

奏懇

皇上俯賜矜憐賞給臣假調理或此摺未回之日臣痼

症已愈臣即當秉公會審不敢拘泥統乞

皇上慈鑒批示遵行謹

奏

須加意調養不可勉強支持況此案審鞫頗難非用精

神料理何能妥確西柱係閒散之員使羈遲數日無妨

俟爾全愈精力復元之時再行遵旨料理可也